

长篇小说



【上】

郑钟海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  
广东人民出版社

长篇小说

# 潮汕烟雨

【上】

郑钟海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  
广东人民出版社

· 广州 ·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潮汕烟雨 / 郑钟海著. —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 
2013.3

ISBN 978-7-218-08611-8

I. ①潮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41119 号

CHAOSHAN YANYU

潮汕烟雨 郑钟海 著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责任编辑: 肖风华 曾白云

装帧设计: 冯逸 林莉

责任技编: 周杰 黎碧霞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话: (020) 83798714 (总编室)

传真: (020) 83780199

网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刷: 广州穗旺印刷有限公司

书号: ISBN 978-7-218-08611-8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张: 42.25 字数: 818 千字

版次: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60.00 元 (上下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 (020-83795749) 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0604 83791487 邮购: (020) 83781421

## 序

郑钟海

老夫虚龄已逾八十，老眼昏花，头脑不灵了，多次申明：作序封笔，无奈文友的恳求，又心软承诺。此次郑钟海捧来逾八十万字的长篇小说《潮汕烟雨》打印稿，盼我为之作序，令我心里发憊。郑钟海这个名字，我过去未曾听过，初次谋面，知之已是家乡文学新秀，2010年加入省作协，作序之事也欣然接受了。郑钟海出道文学时间不长，其创作劲头很足，大学毕业后就自主创业，办起了多媒体工作室，个人又为《新快报》开娱乐评论专栏，每周五篇，一共已写500多篇，以卖文谋生，实在难能可贵。

### (一)

所谓“大潮汕”，是原有潮汕的扩大。传统说的潮汕，指潮州、汕头、揭阳三市辖地，“大潮汕”把汕尾市的海陆丰也包括进去。海陆丰的地缘、人缘、人文生态环境与潮汕有密切关系，海陆丰也一度并入汕头地区。潮汕古时乃蛮夷之地，潮汕文化教育的繁荣发展，与唐朝被贬的官员韩愈有关。韩愈作为监察御史，对宪宗皇帝大搞“迎佛骨”的迷信活动不满上了奏折得罪了皇帝而被贬潮州，“欲为圣明除弊事”却落得可悲下场。韩愈虽心灰意冷到了潮州，却能为潮州办了三件实事：一是驱除鳄鱼对人民的危害；二是兴修水利，引进北方先进的耕作技术；三是兴办教育，培养人才。韩愈治潮仅八月，青山绿水改姓韩，可见韩愈在潮人心中的地位。自韩愈以降，名儒重臣相继莅潮，极大地推动了当地文化教育的发展，逐步呈现“科名鼎盛，鹿宴常设”之景象，出现了“唐宋八贤”“明朝八贤”和“明清十杰”，赢得了北宋的“海滨邹鲁”、明代的“岭海名邦”之美誉。近现代，更是名流群集，俊秀辈出，可谓群星璀璨，光耀岭南。郑钟海身为潮汕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，故萌生了以潮汕为大背景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念头。于是乎，深入潮汕民间采风，探询古迹遗址、祠堂民宅，足迹遍及大半潮汕地区，又再花费两年多时间进行艰苦创作，终于完成长篇小说《潮汕烟雨》这部巨著。钟海年轻，踏入文坛时间不长，除了为报纸写“专栏”外，还进行短篇、长篇小说的创

作，收获丰硕，令我刮目相看。

钟海虽然有感于潮汕的名贤辈出而作，然而他笔下的《潮汕烟雨》既不是为古时重臣名贤树碑立传，也不是为张扬当代的英雄豪杰，而是对上世纪上半叶潮汕人民生存状态的大扫描。小说取材于林、蔡两个世仇大家族的明争暗斗和家族内部的争风吃醋，两个土匪帮派的你抢我夺、杀人越货，日本侵略者的奸淫掳掠，大饥荒饿殍遍地、饥民哀号，游击队奋起抗日，等等，展现了潮汕人在乱世中的务实、刻苦坚韧的斗争精神和根深蒂固的封建迷信思想，使小说具有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。

我是大潮汕人一分子，亲身经历潮汕人的抗日斗争和1943年的大饥荒年代，对潮汕人的苦难有深刻的体会。抗日时期，日寇飞机轰炸甲子镇我亲眼所见，日寇的奸淫掳掠常有所闻。日寇在海甲岭驻军，筑防空洞、修军营等，常来我们村抢木材、拆门板。日寇进村前，就有人敲锣高呼“鬼子来了！”，全村妇女都往村外后山逃跑，让一些老人与鬼子周旋。日寇苛责村民快把木板和门板搬来，好不恐怖。在1943年大饥荒年代，我已十岁，不但见到从甲子镇来农村行乞者倒地而死，也听说过父亲杀女儿橄榄叫妻子一起吃“橄榄肉”的悲惨故事。钟海把这故事写进小说《潮汕烟雨》了。人相食的悲惨现象，不仅解放前的旧中国出现，解放后的新中国也同样产生。1959—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，全国饿死三千多万人，刘少奇曾沉痛地对毛泽东说：“饿死这么多人，历史要写上你我的，人相食，要上书的。”《潮汕烟雨》中的人相食、食亲人的悲惨故事，让我记忆犹新，不堪回首的“天灾人祸”，不知有多少人被吃掉啊！

## （二）

《潮汕烟雨》所写人物众多，商贾、官吏、农民、工人、渔民、革命战士、抗日游击队、伪军、警察、日寇、道士、流氓、土匪、媒婆等，构成潮汕人间百态的画卷，不少人物写出了个性特征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媒婆笑姑、林铭义、林娘聘、郭小妹等人。

笑姑一出场，就给人以惹眼的妖野妇女形象：“头发缠成如牛角般高高翘起的‘牛角髻’，右侧插着一朵鲜艳惹眼的小红花，一张如月盘分明的圆脸，迤狭的前额，一对灵敏严厉的吊眼，薄厚有致的嘴唇，左上唇有一颗黢黑的小黑点……

身穿一套花布衬裤，手拈一方绣边的抽纱手帕，帕上抽绣钩结一朵血红欲滴的大红花。”这个穿着打扮很特别的媒婆笑姑，首先做的“生意”是上渔民郭河家为郭小妹做媒。她初进林家大门，就对林老爷来一番吹捧：“名门望族就是名门望族！有家教、好家风，林老爷不怒自威，孥仔们规规矩矩，不愧为十八乡里的楷模啊！”她到了河伯家，河伯有些忧心，怕渔家嫁入山顶人大户人家犹如跳入“火坑”，笑姑牙尖嘴利地说：“石室居可是咱们韩江城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，林家大小个个都是有头有脸、聪颖善良的人，咱们这里哪怕遍地刀山火海、恶人横行，石室居也是一处人人向往的仙境！”她还自夸说：“我笑姑说的媒拉的纤，哪一桩不成的！”小说对笑姑落笔很多，她进林家、走郭家、说蔡家、话汪家，她脑灵嘴活，善于见风转舵，逢人说人话、逢鬼说鬼话，好一个“铁嘴媒婆”的生动形象。

林铭义是一位烂泥扶不上壁、一生未曾做过一件好事的纨绔子弟，他年约十八岁，“有八字毛发，起床仓促还来不及拿毛油梳理一番，此时头发凌乱，宛若鸡窝；他上穿一件单薄的内装对襟衫，下着一条薄若蝉翼的长裤，脚蹬一双木屐”，那种不修边幅、衣冠不整的公子哥儿形象，一出场就令人生厌。他曾调戏渔家女子郭小妹，被蔡国全阻止，当父亲安排他要娶郭小妹时却大为不满，在大婚之日喝得酩酊大醉时，心底却暗骂郭小妹：“扑你阿母！衰嬷人，我让你清高，那日竟敢拿本少爷当猪哥仔看待，瞎了你的狗眼！别以为有阿嬷阿主护着你，我就不敢动你——哼，对了，从今日起我就是不动你、不碰你，让你守身如玉，让你守活寡！动你碰你？哼，现在本少爷还嫌你腥臭呢——天生低贱的渔民女，还敢在本少爷面前装高贵，我呸！”口出狂言，又粗言滥语，是一个不接受教养的纨绔子弟的典型。他黄、赌、毒俱全，“三个月后，林铭义已是形销骨立，烟瘾一犯，涕泪俱下，哈欠连连，浑身软瘫如泥”，终于被林家扫地出门，后来当上“汉奸”，残害老百姓。当他末日到来之时，面对他的三妹等亲人的斥责，毫无愧疚之心，甚至嚣张地吼道：“我从来就没你这个阿妹，谁稀罕要你喊我做二兄！我愧疚？哼，我是后悔，后悔自己不够心狠手辣，后悔没有把你们赶尽杀绝，今时今日才会被你们这帮衰家仔、杂种仔困住！二十多年前，我就当我自己死了，现在再死一次又有什么翘楚，来啊，来啊……”在郭小妹面前，还大言不惭讲他当汉奸后做尽坏事的“功绩”：“我呸！我就是要证明给那老家伙看，我比他有

用多了，他一世人动不了蔡震寰，动不了蔡家的一砖一瓦，我就能，我不光能毁了他的米铺、当铺，我还能毁了他家传的百猴金漆木雕……你说，那老家伙还敢口口声声骂我唔然种、无用鬼吗？告诉你，我才是林家的大恩人，我才是林家最有出息的子孙！哦哦……我早就不姓林了，我早就跟那老家伙一刀两断了——对，我姓麻生，麻生名义，我叫麻生名义！”最后他被雷击毙，成为众叛亲离的可耻下场的人物。钟海塑造了一位一生干坏事、临死不悔还自吹是林家“大恩人”的坏人典型。这个人物说明：有的坏人，是从头到尾坏透的。有的文学作品往往要给坏人一点光亮，说什么是人性、良心的发现，故意插上一条光明尾巴或别的什么，反而让人感到不真实。现实中确实有林铭义这样的坏蛋，让他坏到底，是真实的。

林娘聘，是一位半痴半癫的无赖。这个人物的出场，就令人可笑：“光着头，后脑勺却垂有几缕长发，前突的额头，剔光的眉毛还未长出，两道黑纹隐约可见，一对眯缝眼见不得光似的藏在耷拉的眼皮底下，尖嘴猴腮……”他的外形猥琐，他的精神状态更令人感到出奇。钟海塑造这个人物，似乎在创造一个新版本的阿Q。他的“精神胜利”的“资本”，是来自他与林老爷同拜一个祖先的，比林老爷大一辈，“而且林老爷还得喊他为阿叔，这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让他无比自豪和骄傲！”他自恃辈分大，欺负穷小子墩仔。墩仔也光头，后脑勺也有几缕长发，与林娘聘的相似，林娘聘说墩仔“不配”。有一次林娘聘打墩仔，墩仔抱着林娘聘的腿说：“聘爷，咱们是同路人！”林娘聘说：“呸，你不配跟我同路人！”墩仔抱着林娘聘的腿不放，林娘聘呵斥道：“放开，我要跟阿田嫂睡觉去了。”他曾“赤身裸体拦堵着失魂落魄的田嫂，嘴里还叫嚷：‘阿田嫂，咱们已经是安姐了，你怎么不跟我睡觉啊？’”有一次在赌暗宝，看到林铭义赢了，内心狂喜，可林铭义不理睬他，他恼怒了，爬上树，解开裤子，往树下撒尿，惹了众怒，林铭义给他俩耳光，吼他“滚！”，他朝外跑，回头朝林铭义喊道：“你反了，胆敢打你老叔！哼，我大你两辈啊！你竟敢打我……”他的种种可笑表现，岂不是阿Q的后代么？不过，有所不同的是阿Q被抓去杀头时，还后悔自己画押的圆圈画得不圆，全无做人的骨气，而林娘聘的下场是不为日寇做事，怒斥日寇和汉奸林铭义，被日寇开枪击毙的。临死时以能够摸上田嫂的脸感到满足，还吩咐情敌张小哥照顾田嫂，这是他可笑的人生中最后出现的亮点。另外，撮合田嫂和张小

哥这对苦命情人终成眷属的是田嫂的儿子马耀宗。当共产党员马耀宗被捕后，他恳求王芙苓将田嫂和张小哥领至日寇地牢，苦口婆心地规劝田嫂嫁于苦等其二十多年的痴情郎张小哥，场面催人泪下，话语感人肺腑，表现出了人性、亲情和爱情最为原始最为感动的一幕。

郭小妹是小说中的重要人物，她未接受现代教育，是一位纯朴善良的渔家女，在她的身上既有落后软弱的一面，也有聪明刚强的一面。她依父母之命，盲婚哑嫁，受丈夫林铭义的种种伤害，她都忍气吞声，毫无反抗之举。但她作为渔家少女，在随哥哥卖鱼的回家路上，躲在大石后面看土匪拦路抢劫，她不忍这种劫财恶行而现身喝道：“平地一声雷，四海兄弟归！”这突如其来的喊声，众匪纷纷将刀枪朝向郭小妹，领头土匪吼道：“什么蔓？”郭小妹壮着胆子应道：“虎头蔓！”众匪以为郭小妹也是江湖中人，且能说出大行帮的“碰码暗号”。这个不谙世事的渔家女，一出场就表现出聪明、机敏、勇敢，随机用土匪“黑话”救人。在这一行动中，恰巧碰到一位早已认识的劫匪二黑，并编造被劫者是城里的好人，产生了恻隐之心，求二黑放人，使被劫者化险为夷。尔后又赤手空拳深入匪穴，上山救了被绑票的林铭义和周庆。当林铭义看中戏班童伶阿暖，施计要将其强奸时，郭小妹巧设掉包计，在草寮里接受林铭义“强奸”，救了阿暖使其不受伤害。这一机敏的掉包计，却造就林、郭夫妻的一次“鱼水之欢”，郭小妹终于怀孕生了双胞胎龙凤胎林继垚和林韵音，为林家传宗接代。郭小妹心地又善良，在大饥荒中派菜粿救济饥民，买棺材收殓饿死者。对敌斗争中，郭小妹跟潮汕人民一样，发挥出了大勇大智，如为避开日寇层层搜查和抢夺，郭小妹和蔡国全、阿喜等人利用臭气熏天的棺材来运输救济饥民的粮食。又如，吉川德富以过生日之名觊觎刮富商们的奇珍异宝，郭小妹和游击队便将计就计，乔装打扮成梁山一百单八好汉，混入为日寇庆祝的英歌队伍里，将枪支弹药藏入大鼓内、短刀匕首绑于腿脚上，经过惨烈的战斗，最后一举捣毁日寇大本营。林林总总，郭小妹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渔家女的美好形象。

钟海在塑造人物时，是依照人物生活逻辑，而不是按理论家的所谓“二文组合”理论来写人物，不人为制造“一半是天使，一半是魔鬼”。所以林铭义是彻头彻尾的坏蛋，郭小妹是一位善良、机智、勇敢的好女子。更值得称赞的是，钟海在

整部小说中，回避了低俗的性描写，有异于某些青年作家热衷于性描写来吸引读者的眼球，迎合低级趣味。比如林铭义误以为郭小妹是阿暖，在草寮“巫山云雨”之时，也只是让林娘聘听到“窸窸窣窣、啧啧哦哦的碎声”一笔带过。对多对有情感纠葛的青年男女，如蔡国全与郭小妹、马耀宗与王芙冷以及张小哥与田嫂等，均没有接触到“性”的问题。这种避开低俗性描写的小说，在有些读者看来会感到“不过瘾”，这正是作者严肃的创作态度所决定的。

《潮汕烟雨》在艺术上有什么特色呢？在我看来主要有两方面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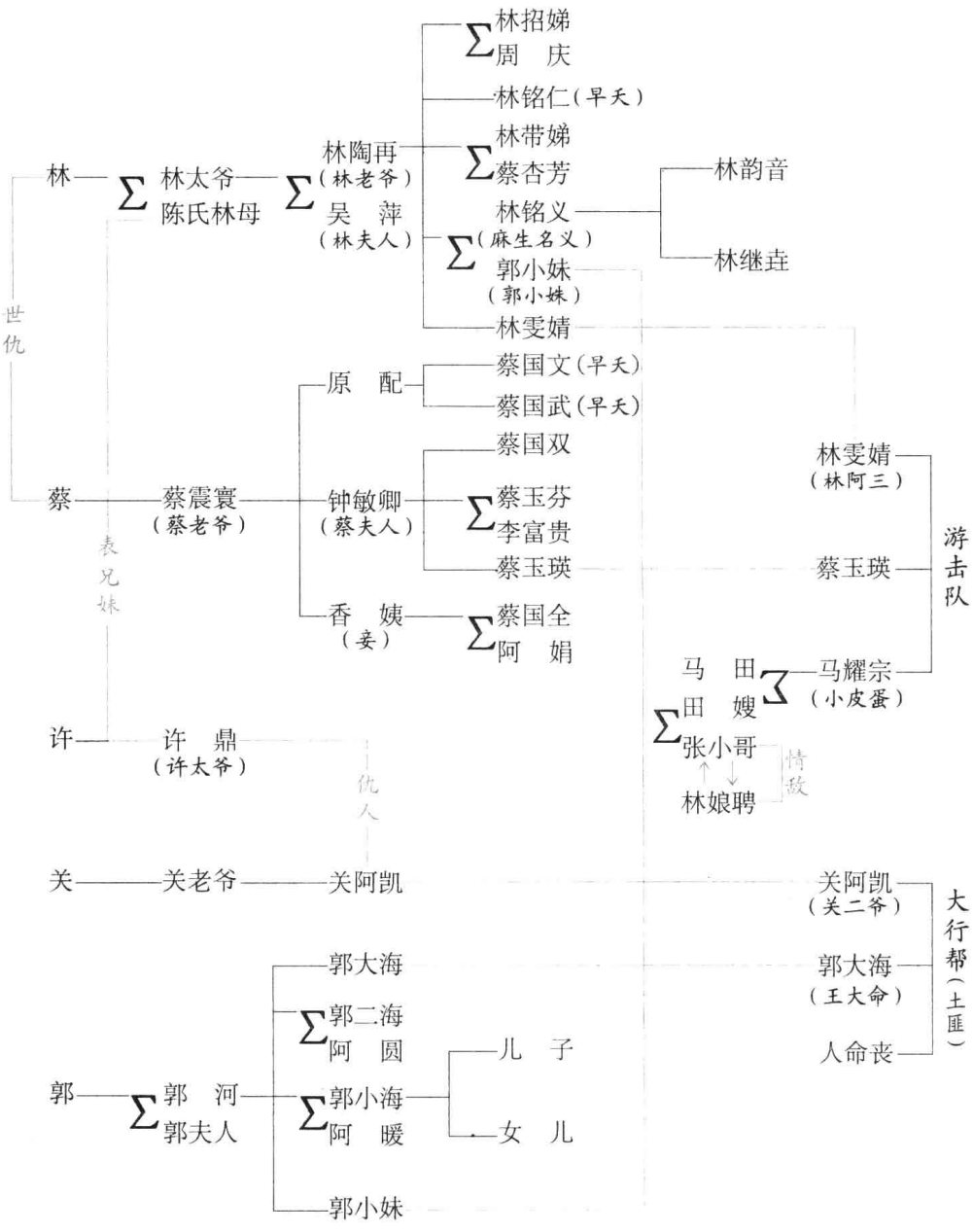
一是把文言、白话、方言熔于一炉，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语言氛围。方言的大胆运用，对于“非潮人”读者会造成阅读障碍，对于潮人读者会感到亲切。小说中出现大量的诗词、楹联等古文，我仅看出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”这副潮人流传甚广的春联为潮州状元林大钦所作，是从名宅名居中抄来的，别的诗词、对联应该大多数是作者根据名居或故事情节的需要而创作的，增添了典雅的文学色彩，特别是马耀宗被日寇严刑拷打迫其写供词时，所写《西江月》和《如梦令》两首词还运用典故，读来令人荡气回肠，体现了作者古文基础的扎实。小说行文中多用四字句式，文笔简练，读打斗场面让人想到《水浒传》，读大家族喝茶、吃饭以及妻妾、家奴们的争风吃醋等场面，让人想到《红楼梦》，从中看出作者善于吸收古典文学的长处。

二是潮汕民俗文化的大博览。书中写了潮汕大量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如名居邸宅的建筑结构，室内的装饰以及艺术品的陈设等都显示潮汕文化色彩。潮汕的木雕、玉雕、石雕都闻名中外，小说所写的“妈祖玉像”、“木猴金漆雕”是潮汕能工巧匠的杰作。潮汕的民风民俗丰富多彩，如郭小妹出嫁时的择日、行聘、挽面、上轿、唱四句、吃“合房圆”等程序，林家过新年，郭小妹与林铭义去郭家拜年，林母出殡等的繁琐礼仪，至今代代相传。有些习俗，写得十分精细，如郭小妹出嫁前的“挽面”之艺：“河姆搬来两只高矮不一的木凳，略高的给甜婆，郭小妹则坐于矮凳上，二人对面而坐，只见甜婆从粉盒里取出擦粉手巾，娴熟地在郭小妹的脸上敷上一层均匀的膨粉，随之甜婆再从一个小瓶子里抽出一条约有两尺多长浸湿的麻纱，先是对折一番，再将中间纱线往右手拇指上绕了两匝，一头用牙咬着，另一头攥在左手上。就绪后，甜婆就开始在郭小妹脸

上交叉绞动着，一会上上下下，一会前前后后，好不认真细心。郭小妹曾听那些挽过面的婆娘们众口一词地说‘挽面很遭罪’……可如今自己真挽上了，她并不觉得很痛痒，反而有种黏糊糊的舒畅感，殊不知这应当全归功于甜婆力道恰好、张弛有度的老到技艺。经过甜婆一番慢工出细活的修容，原本就生得清秀幽娴、大方素雅的郭小妹，显得尤为红粉青蛾、娇美无比。”特别令我感到新奇的是婚姻、喜庆之事，都要有人担当朗声唱出吉祥祝福的“四句”，这“四句”都是以诗的形式唱出的。我少年离开家乡，从未观赏过唱“四句”礼仪，去年初我为家乡老板竣工的祠堂、别墅剪彩，主持人吩咐我剪彩时要唱“四句”，我不知唱“四句”为何物，主持人说：讲四句祝福吉祥的话就是了。我事前毫无准备，临时憋出四句吉祥话，还不知符合“四句”仪礼否，十分尴尬。主持人听出我唱的“四句”不标准说，唱“四句”节奏要慢，声音要响亮，说明我仍未掌握要领。第二天，要举办盛大的宴会，安排我坐主位，一百五十多桌的大宴会，我平生第一次碰到，主持人又叫我准备唱“四句”，我只好搔首凝思，准备一首四句半文半白的诗。主持人又说，坐主位的还要有别的礼节，我只好叫他坐在我的身旁一一指导，以免让我在宴会上出丑。

《潮汕烟雨》是钟海的得意力作，出版后能否得到广大读者赞赏，我拿不准，因小说运用方言太多，虽然第一次出现时有注解，但读者不一定能记住。欧阳山的《三家巷》写了许多粤语方言，非粤籍的读者能理解其意，《潮汕烟雨》中的许多方言，非潮籍读者很难会意，如女儿叫“走仔”，男人叫“打埤”，读起来有点别扭。小说用传统现实主义方法，大故事套小故事，有些章节小故事套得太多，枝蔓遮掩了主干，使人觉得繁琐，尤其对民俗的细微描述，拉长了小说的篇幅，如上述郭小妹的挽面小事，就花了四百多字。还有是用了许多冷僻的字和词语，如逦、恁、慥、妮、闾寂、喧脞、酖醉等等，增加了阅读的难度。个别的粗口话用得过滥，如“扑你阿母”几乎成为口头禅，降低了美感。这仅是个人的一点挑剔，俗语云：萝卜白菜，各有所爱。我的挑剔也许是多余的。写得太啰唆了，在此打住。

# 主要人物关系图



“Σ” 表示夫妻关系

# 目 录

## contents

- |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第 1 章  | 笑姑说媒石室居 /001   | 第 16 章 | 红事白事齐上演 /155   |
| 第 2 章  | 疯老头城下发疯 /011   | 第 17 章 | 一道真人显神功 /165   |
| 第 3 章  | 林娘聘偷鸡耍赖 /021   | 第 18 章 | 林蔡双少再冲突 /175   |
| 第 4 章  | 林蔡双少起争端 /031   | 第 19 章 | 林雯婧遭逐蔡家 /185   |
| 第 5 章  | 周庆贪婪埋祸根 /041   | 第 20 章 | 林郭两家婚事定 /195   |
| 第 6 章  | 旧怨陈仇何时休 /051   | 第 21 章 | 林家迎亲渡头村 /207   |
| 第 7 章  | 渔家为嫁添愁欢 /061   | 第 22 章 | 遇劫花轿终安然 /219   |
| 第 8 章  | 林蔡两家争娶媳 /073   | 第 23 章 | 抢亲计出蔡夫人 /233   |
| 第 9 章  | 笑姑妙打双算盘 /083   | 第 24 章 | 周庆“安姐”行险招 /243 |
| 第 10 章 | 林母善妒迷心窍 /093   | 第 25 章 | 螳螂捕蝉黄雀随 /253   |
| 第 11 章 | “三日好”内丑事多 /103 | 第 26 章 | 移花接木林家殃 /263   |
| 第 12 章 | 笑姑败走谦益居 /113   | 第 27 章 | 巾幗救夫闯贼窝 /273   |
| 第 13 章 | 出身富贵命不同 /123   | 第 28 章 | 风起云涌大桑山 /283   |
| 第 14 章 | 郭小妹仗义救人 /135   | 第 29 章 | 林蔡两家仇源远 /295   |
| 第 15 章 | 蔡国双投井自尽 /145   | 第 30 章 | 香火难题考渔女 /305   |

# 目 录

## contents

-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 31 章 渔女妙计圆房事 /315   | 第 46 章 抗日先锋林阿三 /473   |
| 第 32 章 林铭义被逐离家 /327   | 第 47 章 牛大个智退日寇 /483   |
| 第 33 章 真假怀孕难分辨 /337   | 第 48 章 韩江城破因“乌青” /493 |
| 第 34 章 买子假孕遭揭露 /347   | 第 49 章 牛三排英勇就义 /505   |
| 第 35 章 椅棹拍卖惹纷争 /357   | 第 50 章 麻生名义是故人 /515   |
| 第 36 章 蔡夫人再施毒计 /367   | 第 51 章 笑面虎吉川德富 /525   |
| 第 37 章 林铭义遭计离城 /377   | 第 52 章 日寇搜刮珍奇宝 /535   |
| 第 38 章 儿女长成“出花园” /387 | 第 53 章 林娘聘命丧当铺 /547   |
| 第 39 章 妈祖玉像结因缘 /399   | 第 54 章 众人妙计救学生 /559   |
| 第 40 章 郭蔡头家生纠缠 /409   | 第 55 章 人祸天灾笑姑死 /571   |
| 第 41 章 林母老病辞人世 /421   | 第 56 章 饥荒日重惨剧多 /581   |
| 第 42 章 许关双歿恩怨了 /431   | 第 57 章 伏击日寇东麓乡 /591   |
| 第 43 章 十德当铺遇劫难 /441   | 第 58 章 慷慨赴难马耀宗 /603   |
| 第 44 章 学生募捐遭镇压 /451   | 第 59 章 重创日寇西麓乡 /615   |
| 第 45 章 日寇轰炸大埗头 /463   | 第 60 章 英歌唱罢日寇亡 /633   |

## 第1章

### 笑姑说媒石室居

清晨柔和的光线，像纤细的指尖般抚摩着梅轩巷的青石板，四下显得安详而静谧。少时，从巷头传来一阵轻碎的脚步声，来者是一中年娑娘<sup>①</sup>，她的头发缠成如牛角般高高翘起的“牛角髻”，右侧插着一朵鲜艳惹眼的小红花，一张如月盘分明的圆脸，迤狭的前额，一对灵敏严厉的吊眼，薄厚有致的嘴唇，左上唇有一颗黧黑的小黑点，很是生动，乍一看俨然媒人痣，身穿一套花布衬裤，手拈一方绣边的抽纱手帕，帕上抽绣钩结一朵血红欲滴的大红花，随着她走路的节奏，手帕如风中落叶般翩跹起舞。此娑娘正是闻名十八乡里乃至整个韩江城的“铁嘴媒婆”笑姑，一路上蹀躞而奔，此时她愉悦的心情如同她手里的手帕，张扬而耐人寻味。

笑姑在一围墙右侧的“白虎门”外停下，往阳埕内瞧了瞧，只见几个娑娘或站或蹲于刻有“慧井”二字的水井周围做着工课<sup>②</sup>，笑姑精神激动地扯开嗓门：“早呀，阿姆阿婶们——”听此喊声，娑娘们不约而同地抬头望向了笑姑，她笑脸相迎，不料却无人应答，她们低头继续各忙手头上的工课；笑姑收起笑容，正想抬脚跨入白虎门，倏地又连忙收回前脚，往后倒退一步，转身绕着前面的围墙，从左边的“青龙门”而入。踏入阳埕，笑姑径直走近水井，想跟那几个娑娘寒暄几句，话语未出，笑容先现，说：“忙着呢，阿姆阿婶们——”娑娘们充耳不闻，笑姑见此忙将手帕插入腰间，弯腰意欲拿起地上的木桶，结果却被一约莫三十出头的娑娘拦住，说：“别别……你是我家老爷的贵客，哪能劳烦你来做这重工课。”笑姑轻力掰开那娑娘的手，说：“我呀，

①娑娘：潮汕方言，对“女人”的称谓。

②工课：潮汕方言，泛指各种体力劳动。

跟田嫂你一样，都是风里来雨里去的人，没什么重不重工课的。”说着，笑姑提起木桶又想往井中打水，田嫂一把夺过木桶，挤上几丝笑意，说：“笑姑哟，你是做大事的人，你就别在这儿难为我们这些下人了，啊？请请请……我家老爷还在前厅候着你呢。”田嫂边说边拉着笑姑的手腕，挪步离开井旁，没走几步，田嫂松开笑姑的手，随之她朝大门方向一扬手，做出迎请笑姑前去之状；笑姑频频点头，向田嫂报以笑颜。笑姑从腰间抽出手帕，蜻蜓点水般地甩了甩，迈出两三步，田嫂转身返至井旁，刚蹲下来便听到约略十五岁的阿冬嘀咕一句：“媒人嘴，得人畏。”田嫂赶紧用手肘碰了碰阿冬，示意她不可造次。

笑姑蹑蹑而走，昂头端详着这座大户人家的门楼屋脊，顶部两端饰之以传说故事“郭子仪拜寿”和“三英战吕布”为原型的嵌瓷，精美别致、栩栩如生。这门楼有凹形门洞，俗称“门楼肚”，两侧各有一幅生动流畅、惟妙惟肖的石雕画，分别是“竹鹿共春”图和“松鹤同龄”图，寓意为阖宅平安长寿、富贵吉祥；门前挂有一对筒形的丝纸桐油灯笼，一面写着“九牧世家”，一面写着“财丁兴旺”；一副花岗岩石门框，匾额上浮雕“石室居”三字，据说这家主人修建这座大厝时，因先人耳提面命林氏得姓的由来——商朝比干之子泉，因惧纣之祸，逃于牧野长林石室，方幸存一命，故主人家以“石室居”名之，寓以此乃庇佑子孙之所；石门框上左右阳刻一副对联：

三仁皇子派

九牧大夫家

厚重木质的大门上，以金漆左书“神荼”、右写“郁垒”，镶其旁的两颗铜门环丝毫不坏这字的完整，可见匠心独运。

笑姑轻捏手帕，搽粉似的拈了拈前额、鼻尖和下颌，随之抬腿走上大门前的三级石阶，立于门前，双手推开半掩的木门，跨越门槛，走入门厅；门厅有一道如屏风般的“反照”挡在正中，左右有两个门，笑姑顺着左门而入，敞于眼前的是第一进和第二进之间的前天井，中央摆有一大水缸，栽着翠绿欲滴的莲花；笑姑快步穿过前天井，踏上第二进前厅的三级石阶，直逼前厅，厅前的前门由八扇上有精雕细琢花鸟图案的禅门隔起来。禅门关得紧实，笑姑踌躇不前，正犹豫着伸手拍门，倏地，厅内传来一声瓷器坠地的清脆响声，吓得她立马伫于原地，以观动静。

“噼啪——”

鸡公碗砸落于地，四分五裂，流泻着一地黑乎乎的液体，散发出不甚好闻的中药气味。前厅的后门跟前门一样，隔着八扇禅门，现在只打开最左侧的一扇禅门；前厅上方赫然挂有字幅，乃明代状元林大钦的“德由天性合，道以形化流”，却由本乡举人林官迹所书，笔走龙蛇，遒劲大气。字幅下摆有一对红木灵芝头太师椅，中间隔着

一张红木圆腿无束腰方桌，厅中两侧各安放四张红木四出头官帽椅，两两之间隔放一张茶几。只见一大约年有五十的打埠<sup>①</sup>双手撑着手杖，直喘粗气，脸无血色，怒视前头；他留着平顶短发，身穿大襟长衫和长裤，此人便是方才田嫂口中所讲的林老爷，打落那碗药汤的也正是他。林老爷的对面斜身地站着一约有十八岁的后生仔，留有八字毛发，起床仓促还来不及拿毛油梳理一番，此时头发凌乱，宛若鸡窝；他上穿一件单薄的内装对襟衫，下着一条薄若蝉翼的长裤，脚趿一双木屐，此人便是林家二少爷，喊林铭义。这时，林老爷缓缓弯下腰来，左手摸着扶手，右手吃力地拄着手杖，探着屁股往椅上坐下；林铭义睥视林老爷的举动，却并无上前帮扶的念头，若无其事地杵在原地，动作不大地晃动右腿。林老爷坐稳后仍气喘吁吁，先是拿手杖使劲地戳了几下地面，随之左手掌拍打桌面，发出几下闷声；林铭义依旧无动于衷，昂头瞥了一眼林老爷，说：“阿主，没力气骂我了吧？那、那我睡个回笼觉去了。”

“阿主”是林铭义对阿爹林老爷的称呼，据说林铭义弥月起名时，林老爷找了三清观的一道真人掐过他的生辰八字，一道真人认为这对父仔命理相克，所谓“克爹克娘克兄弟，带刀带剑带大炮”，虽有父仔之名，怕无父仔之缘，因而一再叮嘱林老爷要让林铭义管他喊“阿主”，以称呼之生疏求一生之平安，后来林家的孖仔<sup>②</sup>都统一叫林老爷为“阿主”。林老爷猛力地捶了一下桌面，擎起手杖指着林铭义，骂道：“你这唔然种<sup>③</sup>，早知如此，还不如一早把你丢去喂狗了！”林铭义冷笑一下，说：“啧啧，阿主呀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”林老爷气得浑身发抖，晃着手杖，一句话没搭上来；林铭义见此，扭头意欲往前厅右侧的一间俗称“大房”的房间走去，林老爷豁然起身，喝道：“由不得你愿不愿意、答不答应，反正这婚你得结！”林铭义转过身子，横着脸说：“你、你不要逼我——”林老爷说：“逼你？对，就是要逼你！逼你不能去花天酒地，逼你不能去乱闹滥赌！哼，就你这点花花肠子，我还不清楚你吗！”林老爷顿了顿，又说：“阿财阿旺这两个歹仔，看不住你不说，还助纣为虐！哼，早晚我得打断他们的狗腿，不能净给你当拐杖使，便宜了你！”林铭义被林老爷噎得哑口无言，恼羞成怒地甩下一声“哼”，转身去开前门的禅门，闪身而出，顺着前天井右侧的白虎门跑去，穿过火巷走廊，转入后包巷，走入一间名为“静室”的厝房。

林铭义夺门而出之时，却把笑姑吓了一大跳，未等她缓过神来，一只手又落在她的肩头上，惊得她嘴巴圆张，眼皮撑大，眼珠都差点掉落。笑姑侧过身子，只见眼前

---

①打埠：潮汕方言，对“男人”的称谓。

②孖仔：潮汕方言，对“孩子”的称谓。

③唔然种：潮汕方言，指不肖子女，不像样。

站着一芳龄约二十五岁的姿娘，头梳“八字髻”，上插凤钗，蛾眉圆眼，鼻挺唇薄，淡粉敷面，细润如脂；身穿缎绣琵琶襟上衣，下着凤尾裙，手戴玉镯子，脚穿平底布鞋。笑姑立地赔笑，朗声说道：“哎哟，这不是林大小姐吗，好俊的姿娘哟！”林大小姐撇着嘴，白了笑姑一眼，一言不搭地从她身边擦过；这时，厅内的林老爷似乎听到声响，探问一句：“招娣吗？”林招娣听到林老爷的问话，赶紧迈过了禅门门槛，边往厅内走边答道：“阿主，你找我吗？”话音甫落，林招娣见到地上的碎片，似乎吃了一惊，正想开口，林老爷抢先说道：“招娣，你去门口看看，看看笑姑到了吗？”林招娣正要答话，只闻从禅门外传来笑姑响亮的话音：“来啰来啰……”笑姑疾步地冲了进来，心不跳、脸不红地出现在林老爷的眼前，满脸恭敬的笑靥；林老爷扬手请她就座，笑姑毫不客气地坐了上去，摆出一副正襟危坐之势。林招娣见状，斜视笑姑一眼后，正眼看着林老爷，说：“阿主，我去拿扫帚畚箕把这碗片清扫了。”说着，林招娣转身就要出门，林老爷喊住了她，吧嗒两下嘴，说：“我要跟你笑姑合计个事，一会你再叫阿夏进来收拾吧。对了，你喊阿来再煎一碗药，不烫嘴了就让阿夏一块送来。”林招娣应好，转身即出。

笑姑笑吟吟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待林招娣随手关上禅门后，她边朝林老爷竖起大拇指边啧啧称道：“名门望族就是名门望族！有家教、好家风，林老爷不怒自威，孥仔们规规矩矩，不愧为十八乡里的楷模啊！”听着这话，林老爷似乎一扫先前的郁愤，嘴角轻扬，脸上挂起几丝舒心的得意，谦虚地说：“谬奖啰，谬奖啰……”笑姑再添一把柴火：“是您林老爷过谦了。”林老爷双手搭在手杖上，轻点着头，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唉，千人千般苦，无人苦相同啊。”刚才还沉浸在歌功颂德般的喜悦之中，骤然氛围一变，笑姑一时语塞，不知如何应答是好，只能一面以干笑附和，一面拿着手帕佯装拭脸。林老爷似乎察觉到笑姑的尴尬，话锋一转，说：“前日拜托之事，可有眉目？”从林老爷的语气和神情中，笑姑依稀能拿捏出他说话的分寸，所以她原本想彻底地打消他的顾虑，给他一个十拿九稳的答复，但因方才在门外听到他父仔二人的争执，她心机一动，想着再探探他的底，转而说道：“就怕二少爷眼高，看不上人家是个渔民姿娘，到时我白忙活不说，砸了我的金字招牌也不紧要，最怕的是坏了您林家的名声，那、那我就是千刀万剐都抵罪不起啊！”林老爷似乎也听出了笑姑的弦外之音，说：“眼高？他敢！哼，他眼再高，也高不过我林家祖上的坟头！”笑姑没有急着接话，却显出一脸的诚惶诚恐，揣测林老爷会接着发话；果不其然，林老爷停了停，又说：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自古皆如此，我林家岂能悖先人之规矩而行！”笑姑说：“林老爷说得极对，但……”笑姑我杞人忧天，二少爷生性爱自由，万一他定不下性来，不满这桩亲事，那……”林老爷打断笑姑的话，说：“这由不得他放肆！”说着，林老爷站了起来，拄杖走近笑姑，她赶紧起身，他做出手势示意她坐下，说：“笑姑啊，你就把心放进